



有志一同

马华同志小说选



许通元编

有人出版

有02本

有志一同

马华同志小说选

主 编/许通元

封面设计/赵少杰

内页设计/陈文礼

内页插图/赵少杰

统 筹/曾翎龙

发 行 人/杨嘉仁 周若涛

出 版 人/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118A, Jalan Sultan Abdul Samad,

off Jalan Tun Sambanthan,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22739496

传真: +603 22749496

网址: <http://www.got1mag.com>

电邮: 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电话: +603 91796333

传真: +603 91796060

初 版/2007 年 9 月

售 价/马币 28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21-0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You zhi yi tong : Ma Hua tong zhi xiao shuo xuan]

有志一同: 马华同志小说选/许通元编

ISBN 978-983-2812-21-0

1. Chinese fiction--Malaysia.

2. Malaysian fiction (Chinese).

I. Title.

II. 许通元, 1974-

895.1352

同志
小说选
始末

《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的出版概念源于《蕉风》第493期在2005年2月推出了“爱人同志”专号，引起一股抢购热潮。同年6月，台湾二鱼文化出版了朱伟诚主编的《台湾同志小说选》。回溯中文同志小说选，我们有1991年郭玉文在台北编的《紫水晶：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1996年卢剑雄在香港华生书店出版《他她她的故事》、1997年纪大伟在台北编的《酷儿狂欢节：台湾当代QUEER读本》、台北开心阳光出版社社长杨宗润编的《当代华文同志小说选》两册：《众里寻他》（1996）与《难得有情》（1997）、2001年齐霞飞在台北志文出版社编译吴尔芙等西方女小说家的《女人的时间：女同性恋短篇小说集》。2006年7月麦田不落人后，出版了张曼娟主编的《同辈：青春男·同志小说选》及《同类：青春女·同志小说选》，见证时代改变后，幸福的定义和自我价值的转变。张曼娟听见“他们

盈满幸福的声音”及“嗅到气息里飘散出丰沛的希望与自信”。^[1]

新马此前未曾出版同志小说选。笔者与当时《蕉风》执行编辑许维贤在制作《蕉风》第493期“性／别越界：爱人同志”专辑时，他曾“强迫性”的“逼”笔者整理马华同志文学资料。理由是笔者身处马华文学馆如此优势的地理文化位置与背景，舍笔者取谁。在“半推半就”之下，促成了为这册小说选集铺路的美事。一头栽进资料中，笔者习惯从头溯源，翻阅每一册文学馆相关的书籍、期刊及剪报，工程浩大。理所当然，也拜访请教懂得马华同志文学资料的文友作家们。不断的寻寻觅觅，阅读、抄录笔记，除了书籍，期刊中如《学生周报》及《蕉风》反而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由于文类太广，最后缩减成马华同志小说的范围，而其他文类的同志题材书写，仅成为笔者秘密珍藏的电脑资料，有待其他机缘再公诸于世。

〈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完成后，遗留一大堆珍贵的马华同志小说，珍藏在档案中，以便做研究及参考。《蕉风》第493期甫推出，市场上反应激烈，除了引来老读者或作家的奚落讥讽、新马内政部的“招呼”（“招呼”的内容竟是相关异性恋比较

[1] 《同辈》及《同类》的封底文案。

露骨的书写），却也引起年轻读者的赞叹追购，导致销售量激增，改写了《蕉风》在马华文学馆出版之后的历史，至今仅剩廿多册的存货（接近非卖品）。如此受欢迎，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于是趁胜追击——既然资料作品还算齐全（虽然有些至今仍未寻获），为何不编一册精彩的《马华同志小说选》，以嗜读者。除此之外，拉曼大学的学生，在研究马华同志小说时，跑来文学馆咨询资料，在穷于回答之余，心想不如编一册相关书籍，促进马华文学的研究。

有人出版社同仁于2006年1月14日下新山联办“当地志书写遇上乡愁”周末文艺沙龙时，我与木焱一同向翎龙提起此方案，出版社一口答应。出版社邀请少杰设计的一流抢眼封面，配以十张精美插图及整体的国际设计概念，令此书除了跨越性别领域，也在马来西亚的出版史上跨前了一步。

此书附录〈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最新的增删补充版，让读者掌握此领域的进展，希望可以促进马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另一层面发展。

此书书名“有志一同”为迈克所想，特此致谢。

2007年7月16日

“文本”的存在与社会历史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它由社会特定形式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生产，它亦具有补充意识形态的生产性。小说作为一种书写方式，一种“文本”，是一种文化论述（cultural discourse）与对社会文化认识论的反思（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前者是一般文学最直接的功能，后者则是深刻文学作品的特质。

在现今时代谈论同志小说，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处境，不能不先论述异性恋霸权。异性恋霸权不只是一两个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霸道态度，它其实是一种集体意识，具有伦理分界、价值判断、正邪区别以及二元化表述立场的功能。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异性恋社会“自我确认”（self confirming）的标准，把所有与之迥异的行为视作变态不正常，甚至是邪恶化身。

在这种霸权意识主导之下，同性恋不是不存在，它也非不允许对同志的讨论，

文学可以是同志渲泄情感与表现真我的安全方式，但我们同样也可以在文学作品找到一套异性恋霸权所建构有关同性恋的认知与话语系统。在异性恋霸权操纵的社会中，同性恋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他是一个异化的他者，是一个被研究、书写与想像的对象，一个被表述的他者，在文学创作里可以是一个神奇的异类与有趣的题材。

法农（Franz Fanon）说过：所有黑人只是一个黑人。换言之，在种族主义的国度，黑人不存在个人差异与性格，只是一个集体总称，一堆“他者”；当黑人失去了身为人的独立个性，他们只是一个非人化的物性存在。在异性恋霸权的社会里，同性恋何尝不是如此？所有的同性恋只是一个同性恋。当同性恋不能光明正大地爱，当我们的爱情不能光明正大的被称颂，当同性恋被普遍认为“不正常”与变态，同性恋失声地躲在黑暗的一角，不敢现身，任由他人书写我们。我们成为他人窥

只是它作为一种论述与说话方式，难免异化与妖魔化同志。它以一种想像的姿态，站在自我优越的高度上谈论同志，它的推理逻辑是随意任性的，隐伏在推理背后底下的认识论原型以想像结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好像很有学问，也不过是伪装理性。他们的理论基础的大前提就是同性恋是不正常与不道德的，之后一切就是根据这大前提出发找证据来支持这前提，找不到证据就想像创造证据，或放大局部，以偏概全，至于对这前提不利的反证据，则是扮傻装疯，视若无睹。

淫之下的他者，这种书写不一定嘲弄，也可以是同情，只是始终摆脱不了“想像”——一种以异性恋自我优越为基调的想像。纵使同志书写同志，在大马这同志不能光荣现身的国度，同志小说家的书写缺乏一种深刻的对文化知识论的反思，除非书写成为一种强烈意识性的反写（writing back），除非同志作家现身；因为身份是政治，书写是一种生命事业。我始终相信，文学是生活，而非纯粹文字游戏。

因为恐惧与压迫，许多作家虽然是同志，却以异性恋的姿态写作。在半先进与半文明的社会，没有多少人能自然地谈论同性恋就像谈论异性恋一样，异性恋是一个“预设”身份，作家的同性恋身份是一种半公开的秘密，私下流传，或者友好之间猜疑某人是不是；总之，大家颇有共识地表面遵循“不要问，不要说”（don't ask, don't tell）的策略。可能很多人想问但又不想问：《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是马华同志作家的小说选，还是马华作家以同志为题材的小说选，抑或以上二者皆是？在半文明的社会，我们很难希冀能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其实，纵使有人连这问题想也没有想过，亦间接透露了他对同性恋的认知。

当所有的同性恋还不能如异性恋般“公开”与安全地生活，当绝大多数的人仍然“预设”他人是异性恋，觉得“很不好意思”去谈论别人和自己的性取向时（只限同性恋），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诚实与辨识异性恋霸权的洞察力，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现象在在说明异性恋霸权

的幽默力量。

许通元主编这辑马华同志小说选，邀我写序，我马上答应。身为一名同志，我认为他的用心与努力，对大马同志运动是一重要起步，不论他自觉与否。

养

陈志鸿

(095)

剩下是全部

梁伟彬

(077)

游走与沉溺

翁弦尉

(045)

街角

商晚筠

(015)

同志或非同志小说

(序)

陈冠中小

001

同志小说选始末

(出版)

白明

003

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

附录

许通元

(12-13)

日影

夏绍华

(187)

落马坛烽烟录

陈蝶

(175)

暗红的灰烬

李天葆

(149)

数梦

许通元

(117)

裸跑男人

黎紫书

(105)

商晚筠，原名黄莉莉。

1952年生于吉打州华玲，祖籍广东普宁。台大外文系毕业。曾获《联合报》第二、三届小说佳作奖、新加坡金狮奖小说佳作、王万才青年文学奖、通报短篇小说奖“优秀奖”等。曾任《文道》总编辑、新加坡广播局戏剧组编剧、报馆编辑等。著有小说集《痴女阿莲》（1977，联经，台北）、《七色花水》（1991，远流，台北）、《跳蚤》（2003，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士姑来）。1995年逝世于马大医院。



街角

我掏出一枚硬币，捏着，考虑了许久，终于放回袋。

从街角到火车站，偌大的一个空间里，我和任所占据的篇幅是越描越小了。袋口那枚硬币为我的犹疑不决毅然做了决定，要是我留下，我所扮演的不外是延续纪如庄和她在讲求对称的人世间两个不对称的角色。



1

那一段波希米亚的日子，我总还记得纪如庄怎么说我。

“这个角落有两件挺衬眼的摆设搭配，一盆日本竹树，固定摆在那，跑不掉了，另一件是流动性大的实体，一个礼拜只客串几次，是活动陪衬品。”

当时她不着声息，斜靠在藤制沙发椅，语调懒懒的。

纪如庄一向迟到早退，也没想她提前八点就来了。

我那些天来得早，任沁龄例常的电话联络后，丢给我一室的孤寂，迳入浴室洗澡，莲蓬花洒的水声在窗侧镜里洒落，洒洒水声直骚撩我脑心。

我掏出袖珍记事本子，就着昏黄灯色，一翻七月八日至十一日小驻翡冷翠和罗马所录的笔记。

经她这么一说，我收起袖珍记事本

子，瞅入镜里。这窗帘、窗下墙表露现的十来块交叠齐整的红色砖块和这一盆栽植翠绿日本竹树，的确是挺衬的搭配。然而，从我面向镜子的这个角度看，唯一不对称的实体物反而是我。

“这墙落，以往是我的特设位，那块掉了一大片水泥的墙表，原来都不是这样的。”

纪如庄木无表情的脸容终于展颜，她咬字清楚，嗓门稍低，但很有一股说服力。仔细的看，她还长了一副相当讨人喜欢的脸。

“那堵墙只是些许剥落，有几道裂痕，街角这一带的店铺旧落不堪，店面租不出去，楼上花一笔装修费也不划算，唯一的方便是不热闹，容易泊车，顶多再捱上几年就得拆了，我惯常往袋口放一把万能刀，像你那样坐在那，没事又没话，就一小片一小片的敲、刮，你摸摸看，那简直就是一页历史嘛。”

一页历史总少不了一段沧桑岁月。

关于纪如庄，我已经三年没看到她，也没再听说她。

她给任沁龄留下一句话：“不要找我，我疲倦得想回来那时候，我会找你，如果你愿意等我。”

任沁龄就为了她这句话，守着街角旧铺楼上。

那一带居民都搬了，隔条巷子的印度茶档和马来杂饭档都往别处扎生意了，总共只剩寥落的四户人家，治安不好，可是怎么劝都劝不动她。

她根本就不打算搬。